

繡像全圖第六才子

怎當他臨去秋
波那一轉

引玉佐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唐寅

美目盼兮情轉之矣。夫秋波最足關情者也。況轉於臨去時乎。當之者將奚以為情耶。若曰。人之以情相感者。初亦不自知其何心也。第情不可見。有顯然直露其衷者。而其情淺矣。乃情不可見。有隱然微見其意者。而其意轉深何也。當猝然邂逅之餘。而凝眸偶瞬。若欲傳若不欲傳。覺有往復流連者。令人一望而神馳也已。如予今之所見其人。不既去哉。方其未去也。未嘗告我以心。而有不欲遽去者。不啻傾心以相告。旁觀有所不知。而身其際者已默為喻矣。及其將去也。亦未嘗明言其意。而有不忍遽去者。一若寓意於目中。傳聞猶多艷美。而忘其境者益豔自持矣。幸哉其臨去也。望伊人之不見。而將送將迎。不盡在此秋波乎。傷哉其臨去也。瞻彼美之云遙。而怎隱乍見。怎當他秋波那一轉乎。丰姿綽約。神已淡於秋水。而相接之際。莫我肯顧。則無如他何耳。今也覩彼秋波。有不自禁之情。俄而光稍著焉。俄而光即斂焉。低昂於臨去者。能不傾倒於那一轉乎。夫螭首蛾眉。衛風嘗致美乎碩人。則何如那一轉者。傳神於阿堵間也。蓮步輕盈。儘亦足以凌波。而相值之時。莫予云覩。又無如他何耳。今也盼彼秋波。有不自己之意。不視則恐。我不知焉。久視則又恐。人或見焉。徘徊於臨去者。能不魂消那一轉乎。夫婉如清揚。詩人每載咏於之子。則何如那一轉者。相賞於風塵外也。謂秋波專在予乎。則不意轉於臨去也。謂秋波不在予乎。則臨去不慮有那一轉也。步遲遲其欲任意。默默其難忘。窈窕淑女。亦似撩人之離恨。而為此秋波也者。謂秋波無心於臨去乎。胡為而多此一轉也。謂臨去有心於秋波乎。則怎當他那一轉也。我欲招而不敢。他欲忽而不能。彼美人兮。亦似懼人之腸斷。而故為那一轉也者。噫。怎當乎哉。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一

聖歎外書

西廂者何。書名也。書曷為乎名曰西廂也。書以紀事。有其事故有其書也。無其事必無其書也。今其書有事。事在西廂。故名之曰西廂也。西廂者普救寺之西偏屋也。普救寺則武周金輪皇帝所造之大功德林也。普救寺有西廂。而是西廂之西又有別院。別院不隸普救而附於普救。蓋是崔相國出其堂俸之所建也。先是法本者。相國之所剃度。是即相國之門徒也。相國因念誠得一日避賢罷相。而芒鞋竹杖。舍佛安適矣。然身願為倉卒客。不願時徒為倉卒主人。而於是特占此一袈裟。以為老人菟裘。而不虞落成之日。不善頌禱。不聞歌。乃聞哭。不得以玉帶賄鎮山門。而竟以丹旛將諸梵獨此老夫人。所以停喪得於寺中之故也。故西廂者。普救寺之西偏屋也。西廂之西又有別院。則夫人之停喪所也。乃停喪而豔停。豔停而才子停矣。才子之停於西廂也。豔停之於西廂西故也。豔之停於西廂之西也。喪停故也。乃喪之停於西廂之西也。豔停故也。此喪之停於西廂之西也。則實為相國有自營菟裘故也。夫相國營菟裘於西廂之西。而普救寺之西廂遂以有事。乃至因事有書。而令萬萬世人傳道無窮。然則出堂俸建別院。又可不慎乎哉。聖歎之為是言也。有二故焉。其一教天下以慎諸因緣也。佛言一切世間皆從因生。有因者則得生。無因者終竟不生。不見有因而不生。無因而反忽生。亦不見瓜因而豆生。豆因而反瓜生。是故如來教諸健兒。慎勿造因。嗚呼胡可不畏哉。語云其父報仇子乃行報。蓋言報仇必殺人也。而其子者。不見負仇。但見殺人。則亦戲學殺人。殺人而國且以法繩之。子畏

抵法也。遂逃命於佳蒲中。佳蒲中又無所得食也。則不得已。仍以殺人為業矣。若是乎。仇亦慎勿報也。蓋聖嘆現見其事已數數矣。現見其父中年無歡。聊借絲竹陶寫情抱也。不眴眼而其子手執歌板沿門唱曲。若是乎。謝太傅亦慎勿學也。現見其父憂來傷人。願引聖人託於沈冥也。不眴眼而其子罵坐被驅。墜車折脅。若是乎。阮嗣宗亦慎勿學也。現見其父家居多累。竹院尋僧。略商古德也。不眴眼而其子引諸髡奴。汚亂中冓。若是乎。張無垢亦慎勿學也。現見父希心避世。物外田園力春勸耕也。不眴眼而其子擔糞服牛。面目黧黑。若是乎。陶淵明亦慎勿學也。如彼佳相國當時出堂俸建別院。一時坐上賓客。夫孰不嘖嘖賢者。是真謂之內祕菩薩。外現宰相而已。不覺不知。親為身後之西廂月下。遠遠作因。不然而豈其委諸曰雙文為之乎。委諸曰才子為之乎。委之雙文。雙文無因。委之才子。才子無因。然則西廂月下之事。非相國為因。又誰為之。嗚呼。人生世間。舉手動足。又有一毫可以漫然遂為乎哉。其一。教天下以立言之體也。夫老夫人守禮謹嚴。一品國太君也。雙文千金國豔也。即阿紅亦一時上流姿首也。普救寺者。河中大刹。則其堂內堂外。僧徒何止千計。又况八部海湧。十方雲集。此其目視手指。心動口說。豈復人意之所能料乎哉。今以老猶未老。幼已不幼。雖在斬然衰經之中。而其縱縱扈扈。終非外人習見之恒儀也。而儼然不施帶幕。而偏處此。為老夫人者。豈三家村燒香念佛嫗乎。不然。胡為無禮至此。聖歎詳觀作者。實於西廂之西。別有別院。此院必附於寺中者。為挽弓逗綠。而此院不混於寺中者。為雙文遠嫌也。君子立言。雖在傳奇。必有體焉。可不敬與。

張君瑞巧做東牀婿。法本師住持南禪地。老夫人開宴北堂春。崔鶯鶯待月西廂記率
爾一題亦必成文。觀其請東南北三陪西字焉。

第一之四章題目正名

老夫人開春院。崔鶯鶯燒夜香。小紅娘傳好事。張君瑞開道場。

一部書十六章。而其第一章大筆特書曰。老夫人開春院。罪老夫人也。雖在別院。終為客居。乃親口自命紅娘引小姐於前庭閒散心。一念禽犢之恩。遂至逗漏無邊春色。良賈深藏。當如是乎。厥後詐許兩廊退賊。願婚乃又悔之。而又不遣去之。而留之書房。而因以失事。猶未減焉。可

無此發明居
然春秋筆法

一之一 驚豔

今夫提筆所寫者古人。而提筆寫古人之人為誰乎。有應之者曰我也。聖嘆曰。然我也。則吾欲問此提筆所寫之古人。其人乃在十百千年之前。而今提筆寫之之我。為信能知十百千年之前。真曾有其事乎。不乎。乃至真曾有其人乎。不乎。曰不能知。不知而今方且提筆曲曲寫之。彼古人於冥冥之中。為將受之乎。不乎。曰古人實未曾有其事也。乃至古亦實未曾有其人也。即使古或曾有其人。古人或曾有其事。而彼古人既未嘗知十百千年之後。乃當有我將與寫之。而因告我。我又無從排神御氣上追至於十百千年之前。問諸古人。然則今日提筆而曲曲所寫。蓋皆我自欲寫。而與古人無與。與古人無與。則古人又安所復論受之與不受哉。曰古人不受。然則誰受之。曰我寫之。則我受之矣。夫我寫之。即我受之。而於提筆將寫未寫之頃。命意吐

辭其又胡可漫然也耶。論語傳曰。一言智。一言不智。言不可以不慎。蓋言我必愛我。則我必宜自愛其言。我而不自愛其言者。是直不愛我也。我近見今填詞之家。其於生旦出場第一引中。類皆肆然發作狂蕩無禮之言。生必為狂且。旦必為倡女。夫然後愉快於心。以為情之所鍾。在於我輩也。如此。夫天下後世之讀我書者。彼豈不悟。此一書中所撰為古人名色。如君瑞驚鶯。紅娘白馬。皆是我一人心頭口頭。吞之不能。吐之不可。搔爬無極。醉夢恐漏。而至是終竟不得已。而忽然巧借古人之事。以自傳道其胸中。若干日月以來七曲八曲之委折乎。其中如徑斯曲。如夜斯黑。如緒斯多。如藥斯苦。如痛斯忍。如病斯諱。設使古人昔者真有其事。是我今日之所決不與知。則今日我有其事。亦是昔者古人之所決不與知者也。夫天下後世之讀我書者。彼則深悟君瑞非他。君瑞殆即著書之人馬是也。驚鶯殆即著書之人之心頭之人馬是也。紅娘白馬。悉復非他。殆即為著書之人乃作周旋之人馬是也。如是而提筆之時。不能自愛。而竟肆然自作狂蕩無禮之言。以自愉快其心。是則豈非身自願而狂且。而以其心頭之人為倡女乎。讀西廂第一折。觀其寫君瑞也。如彼。夫亦可以大悟古人寄託筆墨之法也。夫凡為傳奇此大落亦嘗觀於烘雲託月之法乎。欲畫月也。月不可畫。因而畫雲。畫雲者。意不在於雲也。意不在於雲者。意固在於月也。然而意必在於雲焉。於雲略失。則重。或略失則輕。是雲病也。雲病即月病也。於雲輕重均停矣。又無纖痕漬。如微塵。望之如有。攬之如無。即之如去。吹之如蕩。斯雲妙矣。雲妙而明日觀者。益至。咸曰良哉。月與初無一人數。及於雲。此雖極負作者。昨日慘淡旁皇。畫雲之心。然試實究作者之本情。豈非獨為月全不為雲。雲之與月。正是一副神理。合之固不

可得而合。而分之。乃決不可得而分乎。西廂第一折之寫張生也。是已。西廂之作也。專為雙文也。然雙文國豔也。國豔則非多買胭脂之所得而塗澤也。抑雙文天人也。天人則非下土螻蟻工匠之所得。而增減雕塑也。將寫雙文。而寫之不得。因置雙文勿寫。而先寫張生者。所謂畫家烘雲託月之秘法。然則寫張生必如第一折之文云云者。所謂輕重均停。不得纖痕漬如微塵也。設使不然。而於寫張生時。釐毫夾帶狂且身分。則後文唐突雙文。乃極不小。讀者於此。胡可以不加意哉。

夫人引鶯鶯紅娘歡郎上云。老身姓鄭。夫主姓崔。官拜當朝相國。不幸病薨。祇生這個女兒。小字鶯鶯。年方一十九歲。針黹女工。詩詞書算。無有不能。相公在日。曾許下老身姪兒鄭尚書長子鄭恒為妻。因喪服未滿。不曾成合。這小妮子。是自幼伏侍女兒的。喚做紅娘。這小厮兒喚做歡郎。即是俺相公討來壓子息的。相公棄世。老身與女兒扶柩往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前進。來到河中府。將靈柩寄在普救寺內。這寺乃是天冊金輪武則天娘娘敕賜蓋造的功德院。長老法本。是俺相公剃度的和尚。因此上有這寺。西邊一座另造宅子。足可安下一壁寫書。附京師。喚鄭恒來相扶回博陵去。俺想相公在日。食前方丈。從者數百。今日至親只這三四口兒。好生傷感人也。呵。

原本只老夫人一上

仙呂賞花時夫人唱。夫主京師祿命終。子母孤孀途路窮。旅觀在梵王宮。盼不到博陵舊塚。血淚灑

杜鵑紅。

今日暮春天氣。好生困人。紅娘你看前邊庭院無人。和小姐閑散心。立一回去。紅娘云曉得。

於第一章大書曰。老夫人開春院。雖曰罪。老夫人之辭。然其實作者。乃是巧護雙文。其意雙文不
到前庭。即何故為游客。候見。然雙文到前庭。而非奉慈母暫假。即何以解於女子。不出閨門之
明訓乎。故此處開闢一白。乃自生出一部書來之根。既伏解元。所以得見驚豔之由。又明雙文
真是相府千金。秉體小姐。蓋作者之用意。苦到如此。近世忤奴。乃云雙文直至佛殿。我觀之而
恨恨焉。

後驚驚鳴可

正是人值殘春。蒲柳東門。掩重關。蕭寺中。花流水流紅。閑愁萬種。無語怨東風。已上賞

曲不是西廂一色筆
墨想是後人所添也

夫人引鶯鶯紅娘歡即下。

張生引琴童上云。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也。先人拜禮部尚書。周公之禮盡小生功

遂游於四方。即今貞元十七年二月上旬。取往上朝。取應路經河中府。有一故人姓杜名確。字君

實。與小生同郡同學。曾為百拜之交。後棄文就武。遂得武舉狀元。官拜征西元帥。統領十萬大軍。

現今鎮守蒲關。小生就探望哥哥一遭。却往京師未遲。暗想小生螢雪囊。學成滿腹文章。尚在

湖海飄零。未知何日得成大志也。呵。看其中心如焚。正為滿腹文章。有正是千金寶劍藏秋水。滿

馬春愁壓繡鞍。別樣麗句。一氣說下。不對讀。實則其志道可知也。便說脚根無線。伏未娶之根。蓬轉。原也。不

仙呂點絳脣。張生唱。游藝中原。志道游藝。則其志道可知也。便說脚根無線。伏未娶之根。蓬轉。原也。不

獨至中原。而今暫至中原。則其望眼連天日。近長安遠。中心如焚。止為長安遠。有他哉。看他之一部

右第一節言張生之至河中。正為上京取應。初無暫留一日二日之心。

混江龍向詩書經傳。靈魚似不出費鑽研。棘園呵守煖。鐵硯呵磨穿。博至得雲路。鵬程九萬里。先受了雪窗螢火十餘年。才高難入俗人機。時乖不遂男兒願。怕你不雕蟲篆。刻斷蘭殘篇。莫說此言普才子同哭一聲。看張生寫來是如此人物。真好筆法。

右第二節。寫張生滿腹前刺刺促促。只是一色高才未遇說話。其餘更無一字有所及。行路之間。早到黃河這邊。你看好形勢也呵。

張生之志。張生得自言之。張生之品。張生不得自言之也。張生不得自言。則將誰代之言。而法又決不得不言。於是順便反借黃河快然一吐。其胸中隱隱獄獄之無數奇事。嗚呼。真奇文大文也。

油葫蘆九曲風濤何處險。正是此地偏。帶齊梁分秦晉。隘幽燕。雪浪拍長空。天際秋雲捲。便是曹公語。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便是治世也。東西貫九州。南北串百川。言其學通舟檣不繫。如何見似弩箭離弦。言其才天下樂疑是銀河落九天。高源雲外懸。言其所入東洋不離此邊穿。言其所滋洛陽千種花。言其潤梁園萬頃田。言其霖雨萬物。我便要浮槎到日月邊。又結至止。

右第三節。借黃河以快比張生品量。試看其意思如此。是豈偷看傍玉人乎哉。用筆之法。便如學五石勁弩。其勢急不可就。而入下斗然轉出事來。是為奇筆。

說話間。早到城中。這裡好一座店兒。琴童接了馬者。店小二哥那裡。店小二云。自家是狀元坊店。小二哥。官人要下呵。俺這裡有乾淨店房。張生云。便在頭房裡下。小二哥。你來。這裡有甚麼閒散心處。小二云。俺這裡有座普救寺。是天冊金輪武則天娘娘敕建的功德院。蓋造非常。南北往來。

過者無不瞻仰。只此處可以游玩。張生云。琴童安頓行李。撒扣了馬。我到那里走一遭。琴童云。理會得。俱下。

法聰上云。小僧法聰。是普救寺法本長老的徒弟。今日師父赴齋去了。著俺在寺中。但有探望的。便記著。待師父回來報知。山門外立地看。有甚麼人來。張生上云。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却早來到也。相見科。聰云。先生從何處來。張生云。小生西洛至此。聞上剎清幽。一來瞻禮佛像。二來拜謁長老。聰云。俺師父不在。小僧是弟子法聰的。便是。請先生方丈拜茶。張生云。既然長老不在。呵。不必賜茶。敢煩和尚相引。瞻仰一遭。聰云。理會得。張生云。是蓋造得好也。

村裏送鼓。隨喜了上方佛殿。只一了字便是游過佛殿也。而後之游必謂張又來到下方僧院。游成張驚如忤奴之意。不廚房近西。又游法堂北。又游鐘樓前面。又游游洞房。又游登寶塔。又游將廊繞遍。通到崔相國西偏別院。軍法真如東海霞更無餘刺矣。便宜我數畢羅漢。參過菩薩。拜罷聖賢。三句不接上文。別院而此又以羅漢菩薩聖賢一切好相。微出驚也。其文如宋刻玉玩雙層浮起。那里又好一座大院子。却是何處待小生。一發隨喜去。聰施住云。那里須去不得。先生請住者。裡

面是崔相國家着寓宅。張生見鶯鶯紅娘科。

暮然見五百年風流孽冤。此即雙文事。老夫入德命暫至前庭。閑散心。少立片時也。忤奴必云。蕩然游寺。被人推見。

右第四節。寫張生游寺已畢。幾幾欲去。而意外出奇。憑空逗巧。如此一段文字。便與左傳何異。凡用佛殿僧房廚房法堂鐘樓洞房寶塔迴廊無數字。都是虛字。又用羅漢菩薩聖賢無數字。又都是虛字。相其眼觀何處。手寫何處。蓋左傳每用此法。我與左傳中說子弟。皆謂理之當。

然今試看傳奇亦必用此法可見臨文無法便成狗嘍而法莫備於左傳甚矣左傳不可不細讀也我批西廂以為讀左傳例也

元和令顧不刺的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罕曾見看用第一筆乃如此便我眼花撩亂口難言魂靈

兒飛去半天此看他用第二筆又如此偏不使寫偏只空寫

右第五節寫張生驚見雙文目定魂攝不能還語成若還語即

儘人調戲彈著香肩只將花笑拈儘人調戲者天仙化人目無下士人自調戲曾不知也彼小家子

廂記只此四字便是吃烟火人道理不到千載後傳臨去秋波不偏神已是他第二句

上馬嬌是兜索宮是離恨天我誰想這里遇神仙統寫儘人調戲神韻看他用

右第六節寫雙文不曾久立張生瞥然驚見此一頃刻真如妙喜阿閼佛國一現不可再現今

乃欲於頃刻一現中寫盡眼中無邊妙麗可知著筆最是難事因不得已而窮思極算算出儘

人調戲四字來蓋下文寫雙文見客即走入者此是千金閨女自然之常理而此處先下儘人

調戲四字寫雙文雖見客走入而不必如驚弦脫兔者此是天仙化人其一片清淨心田中初

不曾有下土人民半屋羅網也看他寫相府小姐便斷然不是小家兒女筆墨之事至於此極

真神化無方

宜嘖宜喜春風面

右第七節只此七字是雙文正面下便側轉身來也須知自顧不刺起至晚風前止描畫雙

文凡用若干語而其寶雙文止是阿閼佛國瞥然一現蓋只此七字是也此七字以上皆是空

寫已下則皆寫雙文入去。我不知雙文此日亦見張生與否。若張生之見之則止於此七字而已也。後之忤奴必謂雙文於爾頃已作目挑心招種種醜態。豈知西廂記妙文原來如此。

偏。上馬端有此一字句此恰用著言雙文側轉身來也。宜貼翠花鈿。是側身來。

勝胡蘆鈿宮樣眉兒新月侵入鬢雲邊。是側轉身來。

右第八節寫雙文側轉身來。聖嘆遂於紙上親見其翩若驚鴻。即日我將以此妙文持贈普天下才子。亦願一齊於紙上同見雙文。翩若驚鴻也。普天下才子讀至此處愛殺雙文。安能不愛。乃無如何則渠固此方是活雙文。非死雙文也。儻乃不解。遂謂面是面。鈿是鈿。眉是眉。鬢亦是鬢。則是泥塑雙文也。

末語人前先腴腴。一櫻桃紅破。二玉粳白露。三半晌。四恰方言。五後似嚶嚶鶯聲花外轉。

鶯云紅娘我看母親去。

右第九節雙文纔見客來。便側轉身云我看母親去。此是一轉眼間事。看他偏有本事。將我看母親一聲寫出如許章法。

行一步。上偏字便是側轉。可人憐。解舞嬌肢嬌又軟。千般嫵娜萬般旖旎。似垂柳在晚風前。此已是來之第一步也。再一步便去了也。而張生此時未知遠極嘆之也。

右第十節自偏字至此止。是一轉眼間事。蓋側轉身來。便移步入去也。

鶯鶯引紅娘下。

雙文去矣。水已窮。山已盡矣。文心至此如劃然已斷。更無可續矣。看他憑空又駕出妙構來。

後庭花你看觀殘紅。芳徑軟。步香塵底印兒淺。下將憑空從脚痕上揣摹雙文留情故此特指芳徑其小嘆其輕微豈休題。眼角留情處。只這脚蹤兒。將心事傳。張生從何說起作者從何入想且不知文法生起。幾百慢。俄延。投至到攏門前面。只有那一步遠。誰曾說延先見鬼也如此文字真乃十分文可謂千伶百。慢。何也。看其將心事傳也。底印何見其將心。是精靈十二分是鬼怪矣上云你看倒七穿八跳。步。慢。何也。看其將心事傳也。底印何見其將心。是精靈十二分是鬼怪矣上云你看底印也。看其步。慢。何也。看其將心事傳也。底印何見其將心。是精靈十二分是鬼怪矣上云你看事傳看其步。慢。何也。看其將心事傳也。底印何見其將心。是精靈十二分是鬼怪矣上云你看風魔了張解元。

右第十一節。上文張生瞥然驚見。雙文翩然深逝。其間眼見。並無半絲一線。然則過此以往。真乃如鴻飛冥冥。弋者其美慕哉。忽然於極無情處。生扯出情來。並不曾以點墨唐突雙文。而張生已自如蠶吐絲。自縛自悶。蓋下文無數借廂附齋。皆以此一節為根也。忤奴必欲於此一折中。謂雙文售奸。以致張生心亂。我得以知其母其妻其女之事焉。此一折中。雙文豈惟心中無張生。乃至眼中未曾有張生也。不惟實事如此。夫男先乎女。固亦世之恆禮也。人但知此節為行文妙筆。又豈知其為立言大體哉。

神仙通洞天。空餘楊柳烟。只聞鳥雀喧。

柳葉兒門掩了梨花深院。粉牆兒高似青天。恨天不與人方便。難消遣。怎留連。有幾個意馬心猿。

右第十二節。正寫雙文已入去也。易解。

寄生草蘭麝香仍在。雙文既入門。便開門。雙文更不見矣。看他偏要逞好手。從門外張生現。

環聲漸遠。此一句是向東風搖曳垂楊線。望牆頭也。仰游絲牽惹桃花片。飛過牆去也。珠簾掩映笑。

容面。是神見鬼也。你道是河中開府相公家。牆外我則說是南海水月觀音院。牆內賺煞尾。望將穿。

補外 涎空燕也。補內

右第十三節。雙文已入門已閉。却寫張生於牆外洞垣。直透見牆內雙文。又是一樣憑空妙構。真是活張生非死張生也。

我明日透骨髓相思病纏。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我便鐵石人也。意意情牽。妙眼如針。實未轉也。我必為雙文。爭曰不曾轉也。忤奴乃欲效雙文轉。

右第十四節。至此遂放聲言之。

近庭軒花柳依然。日午當天。塔影圓。春光在眼前。依然妙半日迷。魂然忽睜眼。奈玉人不見。將一座梵王宮。化作武陵源。

右第十五節。寫張生從別院門前。覆身入寺。見寺中庭軒花柳。日影春光。依然如故。與上第四節文字作呼應。所謂第四節入三昧。此節出三昧也。入得去。出得來。謂之好文字。殺得入去。殺得出來。謂之好健兒。入得定去。出得定來。謂之好菩薩。若前不知入去。後不知出來者。禪家謂之肚皮中鼓粥飯氣也。雙文不列佛。殺豈不信哉。

待賜下教人怎賜



待賜下教人怎賜

唐寅

心乎其人者。何日忘之也。蓋人非固結於心。未有不賜下者也。既心乎愛矣。而謂人能賜之哉。且夫人於漠不相關者。雖見之而不相思。即思矣。或偶憶之。而旋忘之。烏能往來於心而不去乎。若夫以絕世之姿。而邀多情之盼。其往來於心而不能去者。有不啻載飢載渴之慕而已矣。臨人回頭。伊人之風韻。不早賜下也哉。渺渺桃源。早絕漁人之路。雖寤寐思服。究奚益也已矣。不如賜下矣。悠悠銀河。雖乘漢使之槎。雖中心藏之。又何濟也休矣。蓋早賜下矣。賜下則彼自彼也。我自我也。況堂上之水霜。不敢輕犯。而懸想亦屬徒勞。賜下則情已離也。意難洽也。況侍女之語言。殊多嚴肅。而愉快幾成虛願。且男子之行事。貴乎能斷。欲賜則竟賜下矣。豈必有待而後為此乎。丈夫之志氣。尤貴乎善反。欲賜則自賜矣。將誰教之。而後能然乎。雖然。待欲賜也。教人怎賜哉。彼夫名門之媛。殊多姣好。苟意有所觸。則感歎無聊。自有不忍賜者。而況書生之可慕耶。維茲羈旅之土。最多寂寞。即偶遇知己。猶感泣隨之。必有不能賜者。而况伊人之宛在耶。斯時有戒予者。曰。賢賢易色。久垂書冊矣。胡為依依於此也。然而輾轉反側。意已癡而神已迷。彼美人兮。不知何以牽我而俱去也。欲賜也得乎。斯時又有勉予者。曰。有女如玉。傳為美談矣。何必戀戀於此也。然而低徊流連。魂已銷而腸已斷。苟窺淑女。不知何日傍予而同行也。欲賜也能乎。非不知百兩盈門。婚禮有不容苟。由今日思之。而禮法在所不及持者。吾誠無如此心。何非不知琴瑟鐘鼓。佳偶自有良辰。由目前思之。而配耦有所不及候者。吾終無如此情。何意中人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